

我的

肖复兴 著

音乐笔记

我的

肖复兴 著

音乐笔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音乐笔记 / 肖复兴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33-0567-9

I. ①我… II. ①肖…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9449 号

我的音乐笔记

肖复兴 著

选题策划: 张福臣

责任编辑: 孙志鹏

特约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77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一版 2017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67-9

定 价: 54.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关于音乐方面的随笔，《最后的海菲兹》是我写的第一篇，写在1989年的夏天。那是我最痴迷音乐的时候。闷热无雨和无语的夏天，无处可去，无事可干，几乎天天宅在家中，打开音响，塞进各种各样的唱片，让音乐在窄小的房间里肆无忌惮地荡漾。何以解忧，唯有音乐。

就是在这一年初春，我出差到德国——那时还叫西德，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攒下的马克换成美金，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山水牌音响。说来有意思，音响是要等到回国时才能取到，但我在西德期间却急不可耐地先买了好多盘CD，未雨绸缪一般，跃跃欲试。更有意思的是，那里面竟有一张是鲍勃·迪伦的《鲍勃·迪伦的档案》(*Documents of Bob Dylan*)，里面一共有七首歌，其中第一首就是《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绿色的底色上是年轻的鲍勃·迪伦抱着木吉他对着麦克在唱歌。

这盘CD跟随我那么多年，常常在听，却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鲍勃·迪伦，如今的他竟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如今，柏林墙早就倒了，西德没有了。

一晃竟然是 27 年前的事情了，真有岁月如飞，恍然如梦的感觉，人生难得再有一个 27 年供我挥洒。音乐和人生一起走过，只是人已苍老，而音乐依然年轻。

写了 27 年，我依然是个外行，只是一个只懂皮毛的发烧友而已，信笔涂鸦，无知无畏，随心所欲，落花流水，竟也蔚为文章。将这些所写的音乐笔记结集《音乐笔记》一书，是 2000 年的事了，这本书当时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想想，出版此书距今也已经有 16 年的时光了。今天，承蒙新星出版社不弃，让这本书得以重新整理再版，让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爱乐者这么长时间里的爱乐轨迹，也让我有一个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机会。尽管 26 年来，路上留下的脚印歪歪扭扭，却毕竟有属于自己的心情和感情，雪泥鸿爪，是自己一份难得的纪念。有音乐陪伴的日子，总是美好的，即便是雾霾笼罩的日子，也因有动人而感人的旋律弥漫，而让心里明朗一些，湿润一些。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自《音乐笔记》出版以后，这 16 年来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新的文字，也陆续出版了新的音乐随笔的集子，这里包括《只为聆听而存在》（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倾听与吟唱》（文汇出版社 2002 年）、《牧神午后》（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年）、《音乐的隔膜》（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春天去看肖邦》（学林出版社 2007 年）、《天堂兄弟》（商务印书馆 2010 年）、《肖复兴音乐文集》三卷（学林出版社 2010 年）、《肖复兴音乐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等多种。

因此，现在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音乐笔记》，是从这十余种集子里精选出来的文字。同时，也收集了这几年新写而未能结集的

一些文字，希望不辜负读者的希望，能够编选一个稍稍满意的选本。这些新写的文字，大多集中在本书的卷四中，愿读者明察，也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当然，更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说到读者的批评，我觉得音乐会让人与人的心接近，我出版的每一本关于音乐的书，几乎都得到过读者的批评，指出我的浅薄和谬误，并宽容地表达他们对我的关爱。“同是天涯爱乐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远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位读者，在二十多年前赠我渴望得到却一直没能买到一盘唱盘时写信送我的一句话。他漂洋过海寄给我的那张唱盘，和他写给我的信，我一直珍藏着。我们能够在音乐中相逢相知，对我真的是一种福分。音乐中有世上最美好的一种境界。我始终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都应该向往音乐的境界，所有音乐都指向心灵的深处。音乐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泛宗教。我实在要感谢音乐对我们人生的救赎，对我们心灵的滋润。

14年前，在《聆听与吟唱》一书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它表达了我对音乐这样的感情，我愿意把它再一次抄录在这里——

世事沧桑，春秋演绎，生活中发生着许多有意思和没意思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音乐对我始终如一的陪伴，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坐在音响前听音乐，坐在电脑前写作，便立刻荣辱皆忘，月白风清，心一下子格外清静。真的，没有比听音乐和写作更惬意更快乐的事情了。实在应该感谢世界创造了它们——生活被它们所拯救，起码对我是这样。

2016年岁末写于北京

目 录

i | 自 序

卷一

- 003 | 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
006 | 巴赫和亨德尔
012 | 光就是从那儿来的
017 | 关于莫扎特
026 | 邀舞韦伯
032 | 舒曼和舒伯特
038 | 李斯特之死
044 | 聆听肖邦
062 | 土地和音乐
069 | 瓦格纳的野心
080 | 勃拉姆斯笔记

- 090 | 疏枝横斜的勃拉姆斯
- 093 | 现代音乐被谁唤醒
- 101 | 听布鲁克纳
- 106 | 马勒是我们一生的朋友
- 113 | 我们为什么特别喜爱老柴
- 121 | 东方味儿的老柴
- 124 | 西贝柳斯的声音
- 130 | 格里格断章
- 139 | 冬天和春天里的拉赫玛尼诺夫
- 144 | 巴托克的启示
- 150 | 艺术比死亡更有力量
- 157 | 走近理查·施特劳斯
- 163 | 月光下的勋伯格
- 167 | 走近肖斯塔科维奇
- 179 | 忧郁的戴留斯
- 184 | 我听沃恩·威廉斯

卷二

- 191 | 大提琴 小提琴
- 197 | 单簧管 双簧管
- 201 | 钢琴 钢琴

- 205 | 竖琴长吟
210 | 音乐和爱情
216 | 音乐中的圣洁
221 | 肖邦之夜
225 | 在大剧院重逢马勒
228 | 和祖宾·梅塔联欢
232 | 黄昏的曼托瓦尼
239 | 最后的海菲兹

卷三

- 249 | 寻找贝多芬
254 | 春天去看肖邦
258 | 斯美塔那大街
263 | 来自波希米亚森林：德沃夏克故居记
277 | 维也纳随想曲
287 | 又见捷杰耶夫
290 | 春天的浪漫和幻想
293 | 穆洛娃的味道
296 | 天使的声音
299 | 罗西尼牌牛肉
302 | 那年在太庙看《图兰朵》

- 307 | 科普兰印象
312 | 面对欣德米特
317 | 偶遇德利布
321 | 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听贝尔
324 | 用剪刀剪出来的音乐

卷四

- 331 | 到纽约找鲍勃·迪伦
339 | 答案在诺贝尔文学奖上飘
342 | 听恩雅
346 | 我们的上面是天空：约翰·列侬诞辰 75 周年纪念
350 | 加州旅店
353 | 昔日重现
356 | 沃拉涅歌声
360 | 早市上的组合
365 | 不要在地铁里睡觉
369 | 胡萝卜花之王
373 | 莲花音乐节和爵士音乐节
378 | 一万种夜莺

卷一

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

我一直认为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不一样，音乐靠的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启示，冥冥中神的一种启示。当然，我指的是古典音乐。古典 Classic 一词，最早源于古罗马的拉丁语 Classicus，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和谐、高雅、典范、持久的意义。能保证这些意义存在而不褪色，人为的力量是达不到的，只能求助于神。

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充满神秘感的。心灵和神，是音乐飞翔的两翼。

罗曼·罗兰说：“个人的感受，内心的体验，除了心灵和音乐之外再不需要什么。”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音乐是心灵的算数练习，心灵在听音乐时计算着自己的不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或是神作用于心灵，或是心灵参谒于神，真正美好的音乐才能诞生。而且，我坚信其他的艺术可以后天培养，大器晚成；音乐只能从童年时起步，错过童年，音乐便不会再次降临驻足。因为只有童年的心灵最纯洁而未受到污染，便也最易于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成年人的心，已经板结成水泥地板，神的雨露便难以渗透进去。

童年的巴赫（J. Bach，1685—1750），便曾经得到神的启示和帮助，否则他日后就不会成为那么伟大的音乐家，起码我是这样认为。

在音乐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在巴赫的传记中确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童年的巴赫，家境贫寒，但酷爱音乐。只要汉堡有音乐会，他必会参加，虽身无分文，步行也要去。那时，巴赫 15 岁，住在吕内堡他的大哥家里，吕内堡和汉堡隔着一条易北河，相距 30 千米。为听一场音乐会，他常常一个人过河，步行到汉堡，往返 60 千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是够累的了。

一次，在汉堡听完音乐会，他还想继续听明天下一场的音乐会，可是他没有一文钱，只好无奈地踏上归途，30 千米的路一下子变得漫长起来。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下來，他又没钱住店，连饿带困，只好小猫一样蜷缩在一家旅店屋檐下的草地上，熬过这一个没有音乐的寂寞之夜。沉沉睡到夜半时分，一股扑鼻的香味萦绕身旁，竟撩拨得他突然醒来。就在他刚刚醒来的一刹那，头顶上的窗子“砰”的一声忽然打开，紧接着从窗口落下一包东西，正落在他的身旁。他打开包一看，是一个喷香的鲑鱼头，鱼头里还藏着一枚丹麦金币！

是谁赐予了他今晚的晚餐？又给予了他能够返回汉堡听音乐会的费用？

巴赫感到兴奋，也格外地奇怪，他抬起头望望窗子，窗子已经关上了，只有头顶的夜空繁星怒放。他认为这肯定是上帝赐予他的恩惠，他立刻跪在草地上，对着漠漠的夜空，向上帝祷告膜拜。他相信万能的上帝一定就藏在闪烁的星光之中。

音乐史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大概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

凭。但我却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即使是传说，也表明巴赫和人类对于神灵与音乐相通的感情与向往。

我不知道那扇神秘的窗子里住的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默默帮助巴赫？巴赫那时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孩子呀！莫非他或她或他们早已猜到巴赫将来的命运？那么为什么只给巴赫一个可怜的鲑鱼头？为什么不给巴赫更好一点的晚餐？或者干脆把巴赫请进屋来，给他一盏更加温暖的灯火？

我猜不出来。但我想如果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神秘的感觉，可能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巴赫。

对于孩子，对于艺术，是需要一些神秘的感觉的。过于实际和实在了，世俗的气味浓厚了，不仅会磨蚀掉孩子的想象力，更会腐蚀掉孩子纯洁的心灵。与世俗近了，与艺术就远了。

幸亏那扇窗子没有再打开。

那一晚，巴赫又返回汉堡，继续听他的音乐会。应该说在这之前，巴赫就已经迷恋上了音乐，但我宁愿认为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巴赫才真正走进了音乐。

再听巴赫的音乐，比如，短的《G弦上的咏叹调》、长的《马太受难曲》，我总能听到那种巴赫独有的庄严、典雅、深邃，那种巴赫自己的内省、含蓄、柔美。我总好像看到了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和漫天的星光灿烂。

当然，还能依稀闻到那鲑鱼头的香味。

巴赫和亨德尔

我一直想将巴赫（J. Bach, 1685—1750）和亨德尔（G. Handel, 1685—1759）进行比较，这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在音乐史上，早就有人在进行着这样的比较，只不过更多的还是论述他们各自的成就。论及 18 世纪的音乐，不能不谈到他们两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双子星座。罗曼·罗兰说得好：“巴赫和亨德尔是两座高山，他们主宰，也终结了一个时代。”

最初引起我对他们兴趣的是，他们两人是在同一年出生，晚年又同样双目失明。巴赫结过两次婚，有过 20 个之多的孩子；亨德尔却终生未婚，甚至于未曾与一个女人有染。巴赫只是中学毕业，亨德尔却是大学毕业。巴赫一辈子没出过国门，好像一个乡巴佬；亨德尔却一生在欧洲云一样漫游，最后客死在英国，俨然一个英国人。巴赫生活一直并不富裕，亨德尔却可以每年有丰厚的 200 金币收入。巴赫的死是凄凉的，几乎无人过问；亨德尔的死却是英国政府出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从人物出发，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又有着更多的不同。他们的

相似和不同都是那样的赫然醒目，让人兴味盎然。

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是那样的不同，正好呈现出那个时代两个最为辉煌的不同侧面。如果他们两人从人物到音乐都几乎是相同的，那该是多么乏味！

从音乐的角度而言，巴赫是属于宗教的，亨德尔是属于世俗的。我想这和巴赫一生笃信宗教有关，而亨德尔只是在晚年双目失明之后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跪拜在汉诺威的圣乔治教堂前，想起了上帝。

但有意思的是，现在听巴赫的音乐，我常常听出的不是宗教的意味，而是世俗的温馨和快乐。比如，他的许多康塔塔；比如，他的D大调的弦乐曲。也许，是我根本不懂宗教，也缺乏巴赫那种对宗教的虔诚之心。

然而，现在听亨德尔的有些音乐，尤其是他的《弥赛亚》，特别是《弥赛亚》中的广板和“哈利路亚大合唱”，总能听到宗教的声音，看到那来自天国的神圣而皓洁的天光。也许，那只是我心中的宗教感觉，和18世纪完全无关。

巴赫的音乐是内省式的，它面对的是心灵，因此它的旋律总是微风细雨般的沉思，是清澈的河滩上洁白的羊群在安详地散步。

亨德尔的音乐是外向型的，它面对的是世界，因此它的旋律总是跌宕起伏，是大海波涛中的船帆，一闪一闪，挂满风暴带来的清冽水珠。

我想正是由于此，巴赫的音乐大多要靠演奏器乐，他不想借助人的嗓音，只想运用音乐本身，相信音乐本身；亨德尔的音乐大多是歌剧和清唱剧，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人声音的优美，相信人在音乐中的力量。